

斯里蘭卡大選與南亞政情

沈鈞傳

對於南亞次大陸的執政者而言，一九七七年給他們帶來了嚴酷的考驗。首先是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在大選中遭到挫敗而黯然下台；接着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因選舉舞弊而引起了反對黨的不滿，最後由於政治危機無法解決，而布托政權於七月五日終被陸軍將領所取代；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位於次大陸南端的斯里蘭卡^①也舉行了大選，執政的斯里蘭卡自由黨(Sri Lanka Freedom Party, SLFP)遭受嚴重的挫敗，當今政壇上碩果僅存的女性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Mrs. Sirimavo Bandaranaike)也被選民所唾棄。

在南亞次大陸地區，前後四個月中，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三國的總理相繼失勢，檢討他們之所以失敗，不難找出若干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濃厚的左傾色彩和高壓的極權統治。甘地夫人自一九六九年國大黨分裂以後，一直靠親莫斯科印度共產黨的支持和協助，才渡過政治危機，在外交上也採取親蘇政策。斯里蘭卡自由黨在班達夫人領導下兩度執政，也都是靠托派的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 LSSP)和親莫斯科共黨的支持和結盟，在外交上走親蘇媚匪的路線。巴基斯坦的共產黨尚不成氣候，力不足以參加競選國會議員，更談不到影響政策，但是布托在外交、軍事和經濟等方面都和中共多所勾搭，致使巴基斯坦逐漸和西方盟國疏遠。

這三個國家除了左傾政策以外，另一共同特點則為，政治腐敗、官員貪污、任用私人，內政上採取高壓手段，限制人民基本自由、壓迫反對黨、濫捕政治犯，在這種極權統治方式下，其當政者雖然可愚弄人民於一時，但最後終難免會被全國人民所唾棄。

斯里蘭卡的憲政特質

今年七月廿一日，斯里蘭卡舉行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實施共和憲法以來的第一次大選，也是這一島國自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的第七次選舉。選舉的結果，賈耶華亭(Junius Richard Jayewardene)所領導的聯合國民黨(United National Party, UNP)在國

註① 斯里蘭卡(Sri Lanka)舊稱錫蘭(Ceylon)，原為英國殖民地，一九四八年獲得獨立後為大英國協的一員，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制憲會議通過新憲法改稱為斯里蘭卡共和國。

會全部一六八個議席中囊括了一三九席，其次是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Tamil United Liberation Front, TULF）獲得十七席，雖然班達夫保住了議席，同時也幫助她的兒子安努拉（Anura）競選議員成功，可是她所領導的自由黨却一敗塗地，僅獲得八個議席，和一九七〇年大選時的一〇五席相比，實有天壤之別。至於共產黨、平等社會黨和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所組成的左翼聯合陣線（United Left Front）則全軍盡墨。

斯里蘭卡自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每次大選的結果，執政黨都不得人心而黯然下台，所以這次大選所產生的戲劇的結果並不令人感到驚奇^②。從這一島國的憲政發展史來看，一九五六年四月大選後，由所羅門·班達拉奈克的自由黨為首的「人民聯合陣線」組閣，但是由於托派份子的出任部長，使共黨勢力日益囂張，社會也因此而動盪不安，以致於所羅門·班達拉奈克總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廿五日，被兩名和尚槍殺身亡，謀害的政治背景至今尚無法查明。班達夫人在極度傷心之餘，決心完成亡夫遺志，自由黨在她領導之下與其他左翼黨派合作，獲得了大選的勝利，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總理。班達夫人執政後，繼續採取左傾政策，在外交方面雖標榜中立不結盟政策，實際上與中共和蘇聯接觸頻繁，使斯里蘭卡的中產階級頗為不安。對內則實行國有化政策，一九六二年下令沒收三家美國和一家英國石油公司的財產，並遲遲未向英美提出補償，最後導致美國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停止一切援助，使這個島國的經濟情形每況愈下，共黨份子乘機擾亂社會安寧，並發動罷工，班達夫人窮於應付，拿不出一套穩定社會的辦法，最後只好求助於共黨，於是在一九六四年改組內閣，將財政部長及其他兩個不太重要的部會委於托派份子，遂引起黨內穩健派的不滿，使自由黨內部發生分裂。同年十二月國會表決報紙國有化案時，班達夫人的自由黨以一票之差未獲通過，班氏內閣即告倒台。一九六五年三月的大選，右翼的聯合國民黨獲得全部國會議席一五一席中的六十六席；班達夫人的自由黨僅得四十一席，都未超過半數，因此必需組織聯合政府。按當時錫蘭憲法的規定，大選後如果沒有一個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時，執政黨有權優先籌組聯合政府，可是除了共黨以外其他政黨都拒絕與班達夫人合作，於是聯合國民黨領袖森納納雅克（Dudley Senanayake）執政，班達夫人為期四年半的親蘇媚匪政策暫告結束，美國再度向該國提供援助。

一九七〇年班達夫人捲土重來，在五月廿七日所舉行的大選中，由自由黨、托派平等社會黨和親莫斯科共黨所組成的「聯合陣線」獲勝，在一五七個議席中，左派聯盟得一二五席，其中班達夫人的自由黨獨得一〇五席，在她的二十人內閣中，有四名共黨份子出任部長，其中財政、橡膠工業和交通部屬平等社會黨；房屋及建設部由親蘇共黨份子出任，這是斯里蘭卡自獨立以來最為左傾的內閣，從此開始更狂熱地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革」。其用意不外拉攏共黨以謀國家之安全，並期望與共產國家接近，俾獲得大量的援助，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危機。

因此，在班達夫人重新執政不久，即揚言與所謂「共黨國家兄弟之邦」結合在一起，嗣後分別與北韓、北越、東德以及南越解

註② Time, August 1, 1977, P. 10.

放陣線的「臨時革命政府」等共產政權建交，同時對以美國爲首的民主國家則大肆抨擊，甚至於連美國派往海外的「和平工作團」和「亞洲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也在其攻擊範圍之內。

雖然如此，圖謀不軌的左派激進份子，對於班達夫人未能加速引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頻加指責，對於失業問題、通貨膨脹則予以猛烈的抨擊。這些激進派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祕密組織「人民解放陣線」，研究馬克思主義，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結果其領導人爲聯合國民黨政府所逮捕，但終於在其他共黨壓力下被釋放。一九七〇年選舉後，人民解放陣線再度向「聯合陣線」政府挑戰，強烈反對托派平等社會黨和共黨加入以自由黨爲首的聯合政府，指責和平過渡的議會路線，並開始收集軍火，策劃武裝暴動^③，最後這批激進的青年因不滿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普遍的失業問題，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叛亂雖然即告敉平，可是對斯里蘭卡的經濟却帶來了更大的危機，同時人民也才真正地開始瞭解共產黨派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害，今年這次大選自由黨的慘敗與左翼聯合陣線的全軍覆沒，實種因於此。

斯里蘭卡自由黨失敗之因

賈耶華亭在競選時說過：「印度人民能做到的，我們的人民也能做到」^④，事實上，班達夫人所領導的自由黨在競選期間已居於不利的地位，最主要的是班達夫人過去兩度競選成功，得力於托派的平等社會黨和親蘇共黨之處甚多，但自一九七五年起，班達夫人的各項社會主義政策，不斷地受到托派平等社會黨的攻擊，農業政策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爭執，最後終於導致聯合陣線的分裂，該年九月十六日，班達夫人藉自由黨在國會中的壓倒性多數，把內閣中三位托派部長免職，雙方爲期十一年的聯盟關係終告結束^⑤，接着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聯合陣線的另一伙伴親蘇印共也宣佈退出政府，準備與左翼力量合作^⑥。因此，這次大選，不僅自由黨要單槍匹馬參加競選，而且該黨內部亦發生分裂，今年二月以來先後有五位國會議員宣佈脫黨，參加新成立的左派聯合陣線，用以抗議政府自一九七六年底以來對罷工和學生運動所作的殘酷鎮壓，另一位資深部長也不滿班達夫人的解散三黨聯合陣線和高壓手段而提出辭呈^⑦。

註③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and the Disrupted United-front Path to Socialism In Sri Lanka”, Asian Thought & Society, Vol. 1, No. 1, April 1976, PP. 18-19.

註④ Newsweek August 1, 1977, P. 8

註⑤ Asia 1976 Yearboo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 287.

註⑥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七年二月廿一日。

註⑦ The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13 & 16, March 2, 1977.

當各黨展開競選活動時，聯合國民黨會強烈地指責自由黨貪污腐化、裙帶關係、領導無能和經濟衰退，但貪污腐化和裙帶關係並非這次選舉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因為聯合國民黨一度也會被指為「叔姪黨」——該黨創始人，也就是斯里蘭卡第一任總理老森納雅克（Don Stephen Senanayake）執政時，他的兒子出任農業部長、姪兒為貿易部長、內閣部長中尚不乏其他森納家族的成員。老森納雅克甚至於還在政治遺囑中指定他的兒子為總理繼承人。至於貪污腐化，在聯合國民黨執政期間也普遍存有拿回扣的情形^⑧。

斯里蘭卡自獨立以來，政壇上一直是森納雅克家族和班達拉奈克家族相互把持的局面，一九七三年森納雅克去世後，賈耶華亭取得了聯合國民黨的領導權。在這一段期間，班達夫人利用她過去在政治上的權勢，使她的家族得到巨大的利益，這些情形在競選時很受聯合國民黨的攻擊，甚至於他們還拿出文件和資料，來說明班達夫人家族有二百人進入政府的行政部門工作，或者進入她所創設的一百一十二個國營公司任職。反對黨還把班達夫人與安努拉母子和甘地夫人與山傑母子來加以作比較性的嘲弄，并在羣衆大會上展示印度國大黨競選標誌——母牛和小牛圖，來諷刺班達夫人母子^⑨。賈耶華亭對班達夫人的經濟政策和迫害人權也給予惡毒的批評，他指責班達夫人執政期間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通貨膨脹達到百分之三十，外債大幅地增加。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主張建立以新加坡為模式的自由貿易區。他還指控她「破壞基本民主」，制定「野蠻法律」，並指責她接管新聞事業和工會，純粹是為她個人的目標而服務^⑩。

聯合國民黨在選舉中，顯然具有許多有利的因素。除了選舉史上的選民莫不希望改變當時現狀，使在野黨取代執政黨外，聯合國民黨雖然在一九六五和一九七〇年兩次大選中，被自由黨以壓倒性優勢所擊敗，但是在過去三次選舉中，都會得到三分之一以上選民的支持，這也就是說聯合國民黨有它的固定選民。其次就是該黨領袖賈耶華亭深具組織才能，過去幾年來，他曾努力消除黨內頹廢之氣，並且在全島各地廣設幹部小組，同時在黨內也展開革新工作，因此在選舉時聯合國民黨給人有一種面目一新的感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聯合國民黨在年會中，提出了他們參加選舉的政綱和政策，那就是標榜該黨是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政黨，保證對所有的人公正公平的待遇，反對自由黨的「國家資本主義」，反對自由黨過去與左翼政黨的結盟政策^⑪。聯合國民黨的革新與承諾，很能吸引年輕選民，尤其是第一次參加選舉的新選民的興趣，因此在各選區中佔選民比例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年輕選民成爲決定選舉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

註⑧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5, 1977, P. 18.

註⑨ Newsweek, August 1, 1977, P. 8.

註⑩ 同前註。

註⑪ "Sri Lanka Election Scene—Disenchantment Sans Wave", by Urmila Phadnis, The Hindustan Times, July 20, 1977.

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要求獨立

聯合國民黨獲得這次大選勝利後，美中不足的是，斯里蘭卡最大的少數民族泰米爾人所組成的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以十七席之多成為該國的反對黨，這也是這個島國憲政史上第一個以種族為分野的反對黨。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的日標是希望在島的北部和東北部泰米爾人居住地區，單獨成立一個泰米爾國。過去賈耶華亭對於三百萬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要從一千一百萬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Singhalese）中獲得較大程度自治的願望並不寄以同情，但是他會建議召開一次各政黨的會議來討論「泰米爾人抱怨的原因」，同時他也曾經指出，為了維持和平與團結，他願意和泰米爾人進行妥協^⑫。因此，新總理在斯里蘭卡兩大民族的長期敵對中，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使合理解決兩大民族的歧見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泰米爾人原屬印度南部德拉維語系（Dravidian）的一支，聰明才智很高，皮膚黝黑，使用世界上最古老的口語交談，實際上兩千五百年來這種口語未曾有過任何變化。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泰米爾人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工作勤奮，在軍警和企業界居領導地位。斯里蘭卡獨立後，僧伽羅人開始要求分享島上的政治和經濟成果，到了班達夫人取得政權後，他認為僧伽羅人是支持她執政的政治本錢，乃逐漸歧視泰米爾人，使僧伽羅人在政治上日益活躍，聲勢也就日漸壯大。一九七一年五月，班達夫人公佈憲法，其中規定了僧伽羅語文為大專學校和政府的正式工作語文，僧伽羅人信仰的佛教也受到憲法條文的保護，此外政府還採取許多不公正的措施，如故意忽視泰米爾人居住的查夫納（Jaffna）半島地區在開發中的資源分配；泰米爾人進入大專學校和擔任公職也多所歧視；大部份泰米爾人仍然和外僑一樣，無法享受公民應有的權利^⑬。而且政府還撥出大量經費，鼓勵僧伽羅人向泰米爾人居住地區移民。於是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原先黨派林立，互相鬥爭的泰米爾人開始團結起來，並由泰米爾國大黨（Tamil Congress）、聯邦黨（Federal Party）、錫蘭勞工大會（Ceylon Workers' Congress）、DMK黨以及一九七一年以後所成立的政治團體，共同組成泰米爾聯合陣線（Tamil United Front），從此以後斯里蘭卡南北的裂隙愈來愈深，近年來查夫納半島的經濟發展迅速，使泰米爾人的信心大增，他們認為單獨成為一個國家必能生存下去。一九七六年泰米爾聯合陣線改名為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TULF）並第一次正式對外發表其政治目標在尋求一個獨立的泰米爾國，以確保泰米爾文化的延綿不絕^⑭。

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的競選政綱中一再強調獨立是他們的政治目標，並一再聲明，任何在斯里蘭卡國家範圍內的「自治」都無

註^⑫ Newsweek, August 1, 1977. P. 8.

註^⑬ "Tragedy in Sri Lanka", The Hindustan Times, August 26, 1977.

註^⑭ "Sri Lanka Election Scene—New force to reckon with", by Urmila Phadnis, The Hindustan Times, July 21, 1977.

法接受。並且還強調這次大選對於島國北部和東北部的泰米爾人居住省份是一種公民投票的性質，也就是說只要有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候選人參加競選的地區，就是尋求獨立的投票。

在大選之前，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估計選舉的結果，自由黨和聯合國民黨在國會中將會平分秋色，勢均力敵，那麼該陣線就可以平衡者的地位，在政治上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可是選舉的結果都大出他們的意料，聯合國民黨竟然大獲全勝，自由黨僅獲得八席，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已無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它本身所提的候選人也有八名宣告落選。就當初他們政綱中所稱的此次選舉是代表泰米爾人要求獨立的公民投票性質來看，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獲得十七席，如果加上支持該陣線的「錫蘭工人大會」的一席，也不過十八席，其中十四席是由泰米爾人佔絕對多數的北方省所選出。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雜居的東方省只獲得四席，聯合國民黨得八席，超過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所獲議席的一倍。

而且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候選人在他們所競選的選區中，獲得全部六十五萬八千八百六十五張有效選票中的三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六票，就此等選民而言，他們也僅獲得百分之五十七的委托，距離公民投票和一般改變憲法內容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絕對多數甚遠。因此泰米爾人想利用選舉達到獨立的途徑已成泡影^⑯。

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的領袖在選舉後，發現他們在全國的力量非常有限，所以把當初要求獨立的希望讓時間來做決定，同時也要看一看賈耶華亭總理和他的政府，在對泰米爾人的決策中能提供些甚麼好處。該解放陣線總書記阿米爾沙林根(Amirthalingam)在接受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訪問時說，該陣線要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以尋求泰米爾人的獨立，並支持政府任何足以使泰米爾人達到這一目標的任何措施^⑰。由這些事實來看，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的領袖希望與政府暫時達成妥協，使泰米爾人能享有公平待遇，可是急燥浮動的泰米爾青年，對他們的領袖缺乏信心，因此頻施壓力，要求起草憲法，片面宣佈獨立，一場種族衝突勢將無法避免。

野心家煽動種族衝突

賈耶華亭在競選時就已經提出了一個解決泰米爾少數民族的原則性的方案，那就是召開全國各政黨的大會從事協商。新政府成立後，這一方案也一再在國會中提到。同時新政府還立即採取行動來彌補在教育和農村貧民救濟方面對泰米爾人的歧視，在公商企業方面也准許使用泰米爾語文，出任公職和大學入學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也已經取消，新政府想利用這些措施來阻止泰米爾人的分離運動和種族糾紛可能給這個島國帶來的其他不幸後果。

註⑯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 9, 1977, P. 3.

註⑰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 1977, P. 14.

斯里蘭卡大選結束後，首都可倫坡附近的六個縣份和中部的某些地區立即發生搶刦和縱火等暴力事件，雖然僅三天即告撲滅，但可說是一九七〇年大選後暴亂事件的重演。據事後調查，選舉後的暴亂與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無關，而其他三個政黨的支持者則都涉及在內，主要係由於支持前執政的自由黨份子的不滿、新上台的聯合國民黨的報復、以及左翼聯盟中人民解放陣線的激進份子的騷動等因素所引起。這次暴亂雖然有三十餘人死亡，但並沒有蔓延擴大，實屬萬幸。

可是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中的青年激進份子却在向黨中穩健派領袖施加壓力，醞釀一次不合作的非暴力行動，來達到獨立的目的，甚至於要片面宣佈獨立，同時也已選定以東北部天然良港亭可馬里（Trincomalee）作為未來泰米爾國的首都，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也準備集會起草憲法^⑯。就在這個時候，斯里蘭卡於八月中旬前後發生了以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種族衝突，這兩大民族間的不和自有其歷史和政治原因，但是這次流血事件，據說起於競選期間，一名警察在查夫納半島被殺，兇手迄未捕獲。今年八月十二日查夫納半島一所學校舉辦募款慈善歌唱大會，一隊警察要求免票進入會場被拒，於是借機報復，開槍濫殺無辜，接着並開始搶刦店戶，放火燒毀店舖。北部和東北部的泰米爾人也因此而殺害人數較少的僧伽羅人，查夫納半島上的寺廟也頻遭破壞，泰米爾人居住的北部和東北部的暴動因此而日漸擴大，隨後全國各地的僧伽羅人也採取暴力報復，使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少數泰米爾人的生命財產遭到威脅。當兩大民族互相衝突時，政府在全國各大都市宣佈戒嚴，三軍士兵取代警察執行安全任務^⑰。

在兩個星期的反塔米爾人殘殺、縱火和搶刦之中，約有一〇五人喪生，三千餘人因參加騷亂行動而入獄，兩萬五千名來自各地的泰米爾人從僧伽羅人地區被迫遷進難民營，他們大部份將安置在北方查夫納半島地區。目前斯里蘭卡兩大民族的和諧已受到嚴重的創傷，一般都認為已到達水火不相融的地步^⑱。

目前賈耶華亭政府除了安撫泰米爾人外，必需立即召開各政黨的會議，來解決種族糾紛所帶來的政治問題，以免這一泰米爾少數民族要求獨立的政治運動引進國際的因素，泰米爾人來自印度南部的塔米爾那杜（Tamil Nadu），兩地僅隔十二哩的海峽，而且印度還有許多契約勞工，在斯里蘭卡的橡膠園和茶園中工作，因此印度已開始對斯國的種族衝突表示關切，塔米爾那杜省的領導人也要求印度中央政府介入，並採取保護泰米爾人的措施，因此斯里蘭卡僧伽羅的憂慮，正在與日俱增^⑲。

此外，蘇聯最早就有心染指斯里蘭卡的亭可馬里港，希望以此作為在印度洋與美國相抗衡的基地，因為拿破崙曾經說過：「誰控制了亭可馬里港，誰就控制了印度洋」^⑳，我們相信美蘇兩國元首一定熟記這句名言。泰米爾人為了爭取獨立也很可能引進外來

註⑯ Newsweek, August 8, 1977, P. 10.

註⑰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 2, 1977, P. 24.

註⑱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 9, 1977, P. 32.

註⑲ The Hindustan Times, August 22, 1977.

Newsweek, August 8, 1977, P. 10.

勢力，八月底有兩名蘇聯工會領袖應錫蘭勞工大會的邀請訪問這一島國時，曾和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有所接觸，國營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和每日鏡報（Daily Mirror）都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兩位蘇聯工會代表同情泰米爾人的遭遇並指其與泰米爾分離主義運動有所連繫，報紙還暗示蘇聯是最近種族騷動的幕後策劃者^②。因此，這兩位蘇聯人已被當局限令提前離境。從這些發展中可以看出：斯里蘭卡新政府必須早日解決此一種族問題，以免為其他國家所乘。

斯里蘭卡大選後的南亞情勢

語文、種族和宗教所引起的問題，對任何執政者而言都是個棘手的問題，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過去的動亂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賈耶華亭如短期內無法解決種族問題，對於斯里蘭卡的經濟、就業，將構成很大的威脅。他在競選時就主張修改憲法，成立一個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政治體制。今後如兩大民族成為聯邦，則可避免可能引起的更大風波。

南亞次大陸地區三個主要國家的政權相繼更迭，班達夫人雖然已經下台，但是她們母子都當選為議員，在政治上仍有前途，新政府如無法解決前政府所留下的許多老問題，如高達百分之廿五的失業率，百分之三十的通貨膨脹率，食物和日常用品的短缺以及普遍性的貪污等情形，那麼班達夫人所領導的自由黨很可能在下次大選中東山再起，而且在最近幾年中，她將盡力培養她的兒子安努拉在國會中的聲望，使他來日成為政壇上的領導人物。

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在大選中失敗而喪失政權，她本人和她的兒子也雙雙落敗，未能進入國會其政治生命已到盡頭，但她仍然到處奔走，希望東山再起，可是她在執政期間濫用職權，其閣員也都貪污腐化，玩法弄權，最近執政的人民黨已成立若干委員會，調查前國大黨以國防部長班西拉爾（Bansi Lal）為首的「四人幫」，現都已罪證具全鋃鐺入獄，甘地夫人個人的非法行為也正接受調查，其出國護照也已吊銷，社會上要求公開審判這位前獨裁總理的反應愈來愈強，可惜她無意自政壇隱退，仍然到處活動，攻擊執政人民黨的政策，煽動人民起來反對政府，如此下去，甘地夫人很可能在適當的時機被當局逮捕而接受審判。

巴基斯坦自七月發生軍事政變後，軍政府已遵守諾言，準備如期於今年十月十八日重新選舉中央議會和各省省議會，同時軍政府領袖齊亞將軍也一再表明，大選後立即還政於民。可是前總理布托被釋放後，在公開場所表示，如果軍方干涉選舉的話，他所領導的人民黨將抵制選舉，言下之意似乎暗示，他如果無法當選，軍事政府要負相當大的責任。在最近的競選中，他也一再指責軍事政府和其他政黨，因此曾三度被捕，不久將接受公開審判，故布托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未來巴國的大選究竟鹿死誰手，大選是否能如期舉行，現在尚難預斷，不過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一樣，其政治的情勢將仍動盪不安。